



列夫·托尔斯泰传

〔俄〕亚·波波夫金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传

[俄] 亚·波波夫金 著

李未青 辛守魁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哈尔滨

(黑) 新登字第1号

АЛЕКСАНДР ПОПОВКИН

Л.Н.ТОЛСТО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3

责任编辑：张晖明 孙厚惠
封面设计：岳大地

列夫·托尔斯泰传

[俄]亚·波波夫金 著

李未青 辛守魁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 14/16·插页2

字数 249,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6,100—14,040

ISBN 7-207-02383-9/I·404 定价：6.5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作家的祖辈和双亲.....	(1)
第 二 章	童年.....	(10)
第 三 章	少年.....	(21)
第 四 章	在喀山.....	(31)
第 五 章	在乡间.....	(49)
第 六 章	在莫斯科和彼得堡(1848—1851).....	(55)
第 七 章	在高加索.....	(63)
第 八 章	处女作.....	(77)
第 九 章	参加作战部队.....	(90)
第 十 章	在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	(97)
第 十一 章	在彼得堡 在《现代人》的圈子里.....	(110)
第 十二 章	年轻的主人.....	(120)
第 十三 章	重返彼得堡 对文学的沉思.....	(124)
第 十四 章	第一次出国旅行.....	(133)
第 十五 章	返回祖国.....	(140)
第 十六 章	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学校.....	(150)
第 十七 章	再次出国旅行.....	(156)
第 十八 章	从1861年至1862年.....	(164)
第 十九 章	创作激情 《哥萨克》 《波里库什卡》 《战争与和平》(1863—1869)	(177)
第二十 章	繁重劳动后的间歇《启蒙读本》.....	(198)

第二十一章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205)
第二十二章	大家庭的家长.....	(215)
第二十三章	八十年代.....	(222)
第二十四章	移居莫斯科.....	(226)
第二十五章	九十年代.....	(254)
第二十六章	《艺术论》.....	(268)
第二十七章	《复活》.....	(272)
第二十八章	在两个世纪的分界线上.....	(282)
第二十九章	1905年.....	(297)
第三十章	晚年.....	(303)
第三十一章	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出走.....	(325)
列·托尔斯泰生平和创作年表.....	(336)	
译后记.....	(343)	

第一 章

作家的祖辈和双亲

1799年，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退休后，闲居在自己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村。

陪随公爵的是一个九岁的女儿，她两岁就失去了母亲。

沃尔康斯基七岁时，就按照当时贵族家族的惯例挂名从军，二十七岁时擢升为近卫军大尉，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身边才智出众的侍从武官。1780年，沃尔康斯基作为女皇的随从参与与奥国皇帝的会见，是当时女皇宠信的人之一。

不久，他陪同女皇巡幸克里米亚，恰好从雅斯纳雅·波良纳村旁的大路经过。

一年以后，他已升为第二掷弹兵团团长，由于参加强攻土耳其奥恰科夫要塞的战斗功绩卓著，于1789年获少将军衔。

他被任命为驻柏林特派公使，赴任前曾与叶卡捷琳娜二世有过一次长谈。他毫无畏惧地向女皇陈述了他对俄国国务活动家的看法。他认为，国务活动家首先应该深刻了解自己的国家。提出这种见解在当时被认为是越轨、放肆的。后来，不知什么缘故沃尔康斯基曾被解职两年。在保罗一世即位初期，他先充任亚速海火枪兵团名誉长官，后来，由于微不足道的过失而触犯了保罗一世

严格的军纪，被解除军职。然而一年以后，又被任命为阿尔汉格尔斯克总督。

阿尔汉格尔斯克距白海不远，坐落在北德维纳河河口绵延无际的雪原上，它是当时守卫俄国门户的重要港口。1799年，为防御法国陆战队在港口登陆，沃尔康斯基被任命为特种军团司令，并晋升到当时最高的军衔。

但是，平素桀骜不驯的沃尔康斯基不久就与刚愎自用的保罗一世发生了新的冲突。他庇护了一个被阿尔汉格尔斯克要塞司令逮捕的地方银行办事处经理，沙皇在写给沃尔康斯基的私人书信中对此事表示不满，这封信成了公爵放弃军职的导火线。沃尔康斯基不愿卑躬屈节，请求退休。这不是因为年迈离职：沃尔康斯基只有四十六岁。

他失宠后，即被世人忘怀，于是就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消磨时光。冬天的夜晚，他常常坐在伏尔泰式的安乐椅上凝神沉思，谛听暴风雪的呼啸。在他面前，坚固的柞木桌上点燃着蜡烛，微风袭来，烛光摇曳不定，发出哔哔剥剥的响声。桌上放着几摞笨重的皮面装帧的厚书，一本翻开的俄罗斯地图册，还有几本灰色略带淡蓝色调的厚纸订成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工整、匀称、粗大的字迹，字迹和录事所用的绘图字体相差无几。

这是供女儿学习使用的笔记本，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手抄教科书。其中有一本题名为《数学地理、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资料》，里面包括一些地理学和天文学的初步知识，以及关于国家管理的各种形式。另一本题名为《雅斯纳雅·波良纳村耕种知识备考》，书中记述了如何耕种土地、收获庄稼和收割饲草，还记述了安装和使用犁耙的方法。

桌上还放着一个精致的盛贵重物品的盒子，盒子里面收藏着九岁女儿小玛丽娅的剪影像，这是他们来雅斯纳雅·波良纳之前

剪制的。

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一年年地过去了。培养教育唯一的女儿，如今成了沃尔康斯基生活的主要目的；他积年累月地从事这项工作，始终坚持不懈。

沃尔康斯基培养和教育女儿，不但想使她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而且想使她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得到发展。小姑娘五岁的时候，已经能用俄语和法语流利地阅读，后来又开始学习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她读书很多，并学习音乐。

当女儿长大时，父亲把她带到莫斯科，同她一道参加亲朋好友的家庭舞会。玛丽娅年满二十岁时，他又把她带到彼得堡，这是1810年夏天的事。

他们是乘马车去的，途中常常在城镇和乡间停下来，和农民攀谈。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一路上兴致勃勃，俄罗斯大自然的美妙风光使她身心陶醉。特维尔平原上雄伟的伏尔加河，诺夫戈罗德古老的城堡，彼得堡和涅瓦河的壮丽风光都使她赞叹不绝。

在彼得堡，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很少参加舞会。她游览了城市和郊区的所有名胜。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①，她欣赏了许多名画，拉斐尔^②、鲁本斯^③和德·戴司涅尔等人的绘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使她惊叹不已。她参观古文物陈列馆，看到了稀世的珍贵收藏品；她也到剧院去看戏。在使用蒸汽机的玻璃工厂和陶瓷厂，她看到人们怎样制作高脚酒杯、镜子和花瓶；她也参观过壁毯厂和纺织厂。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人的劳动及其成果都吸引着年轻的姑娘，她喜爱精巧编织的花边，也喜爱旋床旋出的盘子

^①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现为苏联国立艺术博物馆。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建筑师。

^③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和烛台。

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对这次旅行写下了一本有趣的日记——《供个人回忆的日记》，被一直收藏着，她在这本日记里详尽地记载了自己的旅行印象。譬如，参观美术学院的雕塑作品以后，她赞叹地写道：“多么令人惊叹的艺术啊，它给大理石赋予了灵魂！”

日记是用流畅的俄语写的，表明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颇有独立见解和兴趣广泛，显示出她讲究实际，严肃认真，能从造福于人类的角度观察周围的事物。这一特点正是她父亲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所独具的，而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又为她儿子——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所继承。

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跟她父亲一样，生性好动。她在旋转床上旋转，打台球，经常散步，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自己尽可能有所事事。她很少独自一人出去散步，不过她最喜欢的却是在果园里干活，侍弄花卉。她对自己所栽培的果树和浆果灌木丛一一登记，对果园和花园中所栽培的各种苹果树和梨树作过详尽的记录，这份记录一直保存到现在。

玛丽娅公爵小姐在房前修了些花坛，并用细柳条将花坛编圈起来，各种花卉宛如生长在花篮之中。

1821年，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去世了。一向与父亲相依为命的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感到特别孤独。当时她已三十岁，但仍憧憬着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经亲戚介绍，认识了年轻的伯爵尼古拉·伊里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家族渊源久远。尼古拉·伊里奇·托尔斯泰的祖辈之一彼得·安德列耶维奇·托尔斯泰，是彼得一世时期著名的活动家。他曾长期担任俄国驻土耳其第一任大使职务，在异常复杂的局势下，表现出高超的外交艺术。土耳其向俄罗斯宣战后，彼·

托尔斯泰被土耳其人投入监狱，囚禁了近两年。

出狱后，彼·托尔斯泰返回祖国，彼得一世任命他为外事机密委员会委员。他曾以亲信的身份随同彼得一世出游国外。1718年，彼得·安德列耶维奇·托尔斯泰之所以能把为躲避父亲彼得一世隐匿到那不勒斯^①的皇太子阿列克赛骗回俄国，与其说是靠他的聪明才智，莫如说是靠他的诡计多端。彼得·安德列耶维奇·托尔斯泰因功勋卓著，成为彼得一世九名宠信中第一个被封为伯爵的人。

彼得一世死后，他在叶卡捷琳娜一世统治末期，因得罪了缅希科夫^②而被终身流放，携子住在索洛维茨修道院^③，直到年迈去世。

尼古拉·伊里奇的父亲伊里亚·安德列耶维奇伯爵（彼得·安德列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曾孙），年轻时在海军供职，晚年曾任喀山省省长。

他是一个典型的慷慨好客的俄罗斯贵族，用列·托尔斯泰的话说，“他不仅心肠善良，而且挥霍无度”。他喜欢豪华的酒宴和舞会，也喜欢打牌。据说，他甚至把自己的衬衣、床单都送到荷兰去浆洗。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伊里亚·安德列耶维奇债台高筑，不得不把所有的领地全部典当出去。1820年，他被免除了省长职务。

他的儿子尼古拉·伊里奇处境十分困窘。他和当时大多数地主家庭子弟一样，早就在文官名册上挂了名，但他违背双亲的意愿，投笔从戎，服了七年军役，曾参加1812年的战争^④。

他因病退役返回喀山后，发现父亲已经完全破产。不久，父亲故去。留给尼古拉·伊里奇的是需要供养过惯奢侈生活的母亲

① 那不勒斯，意大利重要港口。

② 亚·缅希科夫（1673—1729），彼得一世宠臣，俄国元帅。

③ 索洛维茨修道院，在白海的索洛维茨岛上。

④ 1812年战争，即俄国反对法国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

佩拉格娅·尼古拉耶芙娜，姐姐亚历山德拉·伊里尼奇娜和其养女，还有家里收留的一个远亲——和他同岁的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叶尔戈利斯卡娅。

尼古拉·伊里奇如今几乎一无所有，他决定迎娶一位富家小姐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这是他母亲的主张。亲戚们一致选中了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沃尔康斯卡娅，因为他是他父亲殷实家业的唯一继承人。婚礼在1812年举行，尼古拉·伊里奇阖家迁往妻子的世袭领地雅斯纳雅·波良纳。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对自己的丈夫满怀柔情。

尼古拉·伊里奇成了富饶庄园的庄园主后，就热衷于经营家业，整顿庄园的各种事务，着手修葺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的一幢未完工的豪华的宅邸，并赎回父亲典押出去的自家世袭庄园尼科利斯科-维亚泽姆斯科耶。

托尔斯泰一家过得十分和睦。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博览群书，兴趣极为广泛，杰尔查文^①和茹科夫斯基^②是她爱戴的诗人。她从事翻译，把意大利语和英语译成法语和俄语；她把米·罗蒙诺索夫^③的作品几乎全部手抄下来。她本身具有写诗的才能，写过短诗和长诗。

每逢夜幕下垂，刚刚燃起蜡烛，托尔斯泰的家中就传出朗朗的读书声、讨论作品的争论声以及钢琴的弹奏声。他们常到邻近的亚先基、捷利亚坚基和特罗斯纳等地主庄园去做客，自己也接待客人。尼古拉·伊里奇的已经出嫁、住在喀山的二姐佩拉格娅·伊里尼奇娜·尤什科娃常来雅斯纳雅·波良纳做客。

尼古拉·伊里奇常常外出——他经管自己的领地，喜欢打猎。

① 加·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

② 瓦·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

③ 米·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科学家、诗人。

每当丈夫不在家，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到英式大花园去，久久地坐在塔式凉亭里，或坐在尼日尼池塘边的条凳上，了望紧挨花园通过的大路，等待着丈夫。这条大路在当时是一切新闻的渠道：大路上有步行的旅客和朝圣的香客，有赶着瘦马破车的农夫，有鱼贯缓行的运输车辆，也有地主家奔驰疾走的三套马车。1823年8月，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曾观望亚历山大一世带领全体随从沿着这条大路向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行进的情景。

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婚后一年生下长子尼古拉，三年后生下谢尔盖，又过一年生下德米特里。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沉浸在对孩子的亲昵爱抚之中。她每天写日记，记载长子尼古拉的行为举止。她努力教育儿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他的正直、谦逊、勇敢和大胆的精神。她希望他“将来勇敢无畏，做一个无愧于曾经出色地为祖国服务的父亲的儿子”

她培养孩子们具有毅力和对自己行为采取批评态度；她竭力使孩子们能自己认识到过失，并且自己去改正过失。

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喜欢带孩子们到切佩日^①大花园去，在浓荫如盖的林荫路上散步，有时候还走到更远的沃隆卡河畔老磨房附近。通常陪她们散步的是家庭教师——善良而又有礼貌的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列谢尔。

休息时，孩子们常常在一棵大树底下坐下来。他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沾盐面儿黑面包，一边听妈妈讲的迷人的故事。她讲得娓娓动听，别说是孩子，就连成年人也听入迷了。

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同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叶尔戈利斯卡娅相处得亲密无间，称她“亲爱的塔乌涅托奇卡^②”。

① 切佩日，当地人对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中一片柞树林的称呼；在图拉省，切佩日则是浓密的小灌木丛的称呼。

② 塔季扬娜的爱称。

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成为孤女以后，就由尼古拉·伊里奇的母亲收养。她从小就眷恋着托尔斯泰一家，她以纯真无邪的少女情感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和自己同岁的尼古拉·伊里奇。但是，她清楚地了解托尔斯泰家中已无法维持生活的窘境，同家中其他人一样，她也认为尼古拉·伊里奇只有同拥有财产的姑娘结婚，才能重振家业。

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不能不觉察到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对尼古拉·伊里奇怀有的感情，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她的家庭幸福，恰恰相反，倒使她们更加亲近起来：她们互相倾诉着自己的心曲。

1828年的夏末，8月28日，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主宅的三层楼的一间角室里，托尔斯泰家的第四个儿子诞生了，取名叫列夫。

当时大多数地主家庭的孩子都有乳母。这些善良、纯朴的乳母对孩子们照料备至，而孩子们对她们也依偎不离。这种眷恋之情往往持续终生。

孩子们在自己乳母的动人歌声中成长；他们听保姆和乳母讲述各种故事，这些故事表现了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俄罗斯普通人的高尚心灵。

列沃奇卡^①的乳母是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农妇阿夫多季娅·尼基福罗芙娜·贾勃列娃，他终生保持着对她的热爱。他长大成人以后，还到农村中去探望过她；1886年，在她死后，他又去凭吊过她的坟墓，并且始终怀念着她。

列沃奇卡不记得自己的母亲，因为在快两岁时她就去世了。

① 列夫的爱称。

但是，他从父亲和塔·叶尔戈利斯卡娅姑母的嘴里知道，他母亲非常喜爱他，对他关怀爱抚备至。

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死后（她是在生下第五个孩子——女儿玛莎之后不久死去的），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叶尔戈利斯卡娅担负起对托尔斯泰家孩子们的教养之责。她把自己对尼古拉·伊里奇和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感情全都倾注到他们的孩子身上，对他们充满了慈母般的关怀。

虽然幼小的列沃奇卡不记得自己的母亲，可是，通过非常了解母亲的人们的讲述与回忆，她那纯洁的、美好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的心灵对母亲产生了深厚的情感、朦胧的幻想和崇高的向往。

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给自己的家庭和周围的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能够鲜明地再现出她的性格和外貌的某些特征。托尔斯泰直到临终也没有忘却心中酷爱的母亲的形象。每当不幸向作家袭来或者心情十分沉重的时候，他都在内心深处祈求母亲，好象她会帮助他似的。

凡是能引起对母亲怀念的东西，对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来说都是神圣的：为了保护母亲在克林亲手培育的小花园，使它得到更充足的阳光，他砍掉了林荫路中间的椴树。他保留了尼日尼池塘旁当年母亲常坐的条凳。有一次路过这个池塘时，他对戈利坚韦泽尔^①说：“我爱这个地方。您是爱自己的母亲的，而我却记不得母亲是什么样子……人们说，这儿是我母亲喜爱的地方。”当他回忆自己母亲的时刻，年已八旬的老人眼睛里滚动着泪花。托尔斯泰的儿子伊里亚·里沃维奇回忆说：“爸爸不管谈论谁，从来也没有象谈论自己的母亲那样怀着无限的热爱和尊敬。”

① 亚·戈利坚韦泽尔（1875—1961），俄国钢琴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

第二章

童年

那幸福的、幸福的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代啊！人们怎能不热爱、不珍惜童年的回忆呢？

《童年》

托尔斯泰记得自己的童年，他甚至能记起人们怎样把他裹在襁褓里，又怎样在木槽里给他洗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坐在木槽里，周围散发出一种奇特的、难闻的酸味，人们用这种带酸味的东西擦拭我光着的身子，也许这就是麸子。大概每天他们都在木槽里用水给我洗澡，可是，麸子的新奇的印象却唤醒了我，我第一次注意到并爱上了自己的小身体。”

他还记得自己在五岁的时候，他的家庭教师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和一些女人跳舞，孩子们也和他们呆在一起。可是，这时候他既记不得兄长们，记不得父亲，也不记得自然景色。他在这个年龄没有感觉到大自然的存在。他写道：“不可能不让我玩弄花儿、叶儿，不可能不让我看见青草，不可能不替我遮阳以免被阳

光晒坏。可是，在五、六岁以前，对于被称为大自然的回忆，我却一次也没有过。大概，为了看到大自然，就得离开它，而我本身就是大自然吧。”

对幼小的列沃奇卡来说，围绕着他的是一个快乐的、幸福的世界。所有的人，从父亲到马车夫，在他看来，都是些好人，善良的人。

在五岁以前，他同妹妹玛莎和保姆住在二楼；当他满五岁时，就把他转到楼下的男孩房间里。

同自己的小床、枕头和小妹妹玛莎分离，列沃奇卡感到恋恋不舍。托尔斯泰回忆道：“我对失去的东西不再出现，感到淡淡的悲伤。虽然人们对我说过，可我总不相信会把我转到男孩房间去。我记得，当时人们给我穿上一件后背缝着吊带的长衫，好象就是这件长衫把我同楼上永远地隔离开了。此刻，我第一次察觉到的不是同我住在楼上的所有人，而是一个同我生活在一起、以前我却不记得的主要人物。这就是姑母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我记得，她个子不高，身体结实，是个黑头发、心地善良、性情温柔、有怜悯心的女人。她给我穿上长衫，搂着我给我系上腰带，并且吻了吻我；我看得出，她和我心中的感受是相同的：可惜，非常可惜，不过必须得这样。我第一次感觉到，生活并不是一场游戏，而是一桩艰难的事情。”

在男孩房间里是很愉快的，他们不受拘束地哈哈大笑，互相把枕头抛来抛去；有一回，大家大闹而特闹起来，连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也没能制止得了。

夏天，孩子们最喜欢乘马车到离雅斯纳雅·波良纳不远的格鲁曼特村去游玩。那里有庄园的牲口圈，喂牲口的女人马特辽娜还用牛奶和黑面包款待孩子们。在格鲁曼特村，他们看到人们为供应老爷餐桌上的食物，在活水池塘的深水中捕鱼。孩子们奔向

山坡上的池塘，又从池塘边跑进山谷，那儿有一股喷涌如注的冷水泉。

冬天则又有另一些娱乐。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在所谓斯维亚特克节期间^①，一些化装的人群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宅邸——有熊和牵熊的人，有山羊，还有土耳其人和强盗；男人装扮成女人，女人装扮成男人。

在老仆格里戈里吹奏的笛子声伴奏下，化装的人们一边表演，一边跳舞。格里戈里在沃尔康斯基公爵在世时，就曾在农奴组成的乐队里演奏过。

孩子们最喜欢玩“传卢布”游戏：参加的人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儿，于是开始唱：“传卢布呀，传卢布呀！”把一枚硬币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而领头的绕着圈儿找这枚卢布。

他们还同农民的孩子们坐着雪橇和溜冰箱从山上往下滑，响亮的笑声和喊叫声在通往山下的乡村街道上飘荡。“闪开，快让路呀！”有一次，不知是谁的雪橇撞上了列沃奇卡，但他只受了点轻微的碰伤。

托尔斯泰家孩子们的游戏是与庄园的生活和习俗分不开的。夏天，他们去捕鱼。托尔斯泰曾经讲过，有一次，他们沿着“大路”向池塘奔跑，他一只手拿着一块黑面包，另一只手拿了一些蚯蚓，在匆忙中他误把蚯蚓当成面包咬了一口，从而尝到了泥土的滋味。

童年时，托尔斯泰自己养过鸡和鸡雏。他又非常喜欢狗。打猎时，他喜欢自己心爱的米尔卡（狗名）的敏捷动作；它长得很漂亮，一身黑毛带着花斑，有一对聪明的黑眼睛，列沃奇卡有时还吻它的小黑脸蛋儿。他也喜欢教师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狗，它非常温顺，长了一身柔软的棕色鬈毛，后来它跌断了腿，

^① 斯维亚特克节，即圣诞节节期，由圣诞节至主显节，俄历为12月25日—1月6日。